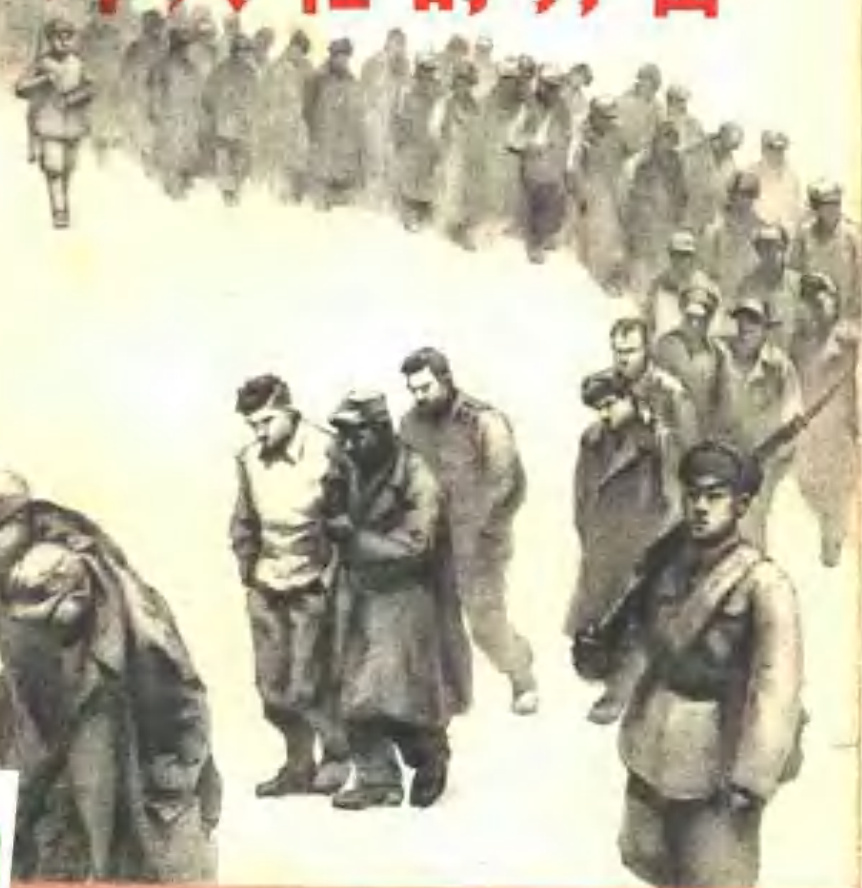


歼灭性的打击



陣隊而護舊



2 036 6995 8

連队文艺丛书

14

歼灭性的打击

华山等著



解放军文艺社

1963·北京

歼灭性的打击

华山等著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蔚坛寺一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北京阜外局尾沟九号

*

196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說明

我們編輯出版这套《連队文艺丛書》，是为了配合部队的阶级教育和傳統教育，提高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觉悟、文化素养和文学鑒賞能力，提供一些适当的課外文学讀物。

《連队文艺丛書》所选的作品，都是發表过的比較优秀的作品，并尽量注意到題材、形式、風格的多样性。

在編輯过程中，我們尽力与原作者、編者或出版社取得联系，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訂正。

解放軍文艺社

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动派，而是屬於人民。

《毛澤东选集》——一九三頁

原子彈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
一只紙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彈是一种大規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澤东选集》——一九二頁

Corb60/22

目 次

复仇的火焰.....	李 庄	1
歼灭性的打击.....	华 山	9
英雄的三十一号阵地.....	黎 明	26
为了美好的明天.....	王熙麟	39
“打活靶”.....	徐 熊	47
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	李 庄	56
阵地春节散记.....	华 山	67
朝鲜天空的保衛者.....	白 艾	80
如此美帝“王牌”軍.....	集体写作	94
侵略美軍画象.....	李 伟	101

复仇的火焰

李 庄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步兵炮连的青年小伙子们，克服着重重困难，在北朝鲜的丛山中继续前进。山高雪大，坡陡路滑。第四号骡子跌破屁股；有一挺机枪摔破了脚。险路是这样多，重火器常常要从牲口身上移到人的肩上。

朝鲜的冬夜来得特别早，下午六时，天已大黑了。山头的积雪泛出一片灰白的寒光，渺茫的远山就和漫无边际的海洋一样。今天是十二月一日，在一百多里以外的南方，在那看不见的群山之中，同志们正和美国侵略者浴血苦斗。步兵炮连要及早赶上去，支援我们那些手执轻武器和敌人拼命的战友。

昨天敌人从这一带溃退了一百余里。照老战士们的战斗经验来说，现在算是“旅次行军”。指导员张忠和一个通信员走在前面。张忠是个二十

三岁的十分好动的青年，虽然朝鲜的山水和他故乡的山水十分相似，但他对于朝鲜的一草一木，仍有强烈的新奇之感。上级曾经屡次教导，“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么，他在作战之前，先饱览一番朝鲜的景物，也就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了。

下午七时，步兵炮连在彭湖里（村）大休息，人馬都要吃些东西。部队按照预定的时刻，到达这个只有一座独立家屋的小山庄。家屋蹲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背靠着一片黑松林。这里沒有鷄鳴，沒有犬吠，就好象世間并不存在这个村庄一样。

張忠帶着通信員走向独立的家屋。三間互相貫通的房子，門窗洞开，黑暗从屋里爬出来。張忠跨进堂屋，用手电筒向西套間的炕上一照，立刻毛髮聳然，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原来炕上躺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这时，他發現自己的右脚踩在一个軟綿綿的东西上，低头一看，又是一具死尸！

“这里刚才打过仗么？”指导員憑着軍人直感的判断，下意识地把出駁壳槍，通信員也从肩上拿下卡宾槍。

西套間除了死尸以外，再沒有其他東西。張忠轉過身來，直奔東套間搜索。東套間炕上雜亂無章，只有牆角豎着的一個三、四尺高的衣櫃，大体上還算完好。衣櫃已經老舊了，但它這時却微微顫動，木縫結合處嘶嘶地作響。

張忠肯定櫃中有人，立刻端着駁殼槍，搶到炕上，揭開櫃門一看，不由得又是一怔。原來櫃里蹲着一個孩子。孩子穿着一身白色的污秽不堪的衣服，渾身發抖，兩只血紅的眼睛射出恐怖而又絕望的凶光。他那一副白中透青的面孔，顯得十分可怕。

看見是個朝鮮孩子，張忠的神經頓時松弛下來，和藹地对孩子說：“不要怕，我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孩子繼續楞了半晌，發現面前站着的是兩個非常善良的中國人，驀然哇的一聲，扑到張忠怀里。孩子軟弱無力的哭泣，把一切都說明白了。

指導員點上一支洋燭。通信員忙着堵塞窗戶。連長、戰士聽到哭聲，紛紛跑到家裏來，一會，把門口圍得水泄不通。

孩子會說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寫得一筆相當流利的漢字。指導員拿出鉛筆和紙張，和孩子邊

写边談。貧农出身的韓連長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指导員費了很大力气，使嘈杂的人們慢慢安靜下来。

孩子用笔和嘴，开始叙述这个悲惨的故事。

这个孩子名叫章德客，生活在一个自給自足的家庭里。

昨天中午，美国侵略者毁灭了这个家庭。美国侵略者从村西十几里的大路上打到彭湖里以北五、六十里的地方，而在中国人民志願軍开始反攻以后，立刻漫山遍野地向南跑。朝鮮人民紛紛躲入更加偏僻的深山中。章德客的父亲本想早日躲开，却又丢不下家里的馬鈴薯和谷子。今年北朝鮮的年景特別好，馬鈴薯有碗口大，谷子就象狗尾巴。实行土地改革以来，老人家从来没有見到过这么丰裕的收成，而这些粮食都是他的。章德客的舅舅被請到彭湖里，帮助收拾一切。全家忙得一天沒有吃飯。昨天中午，美国侵略者突然来到彭湖里，章德客藏到馬鈴薯地窖里，战栗地听着嫂嫂、姐姐們呼救的喊声。

談到此处，孩子站起身来，对指导員說：

“父亲——这里。”

指导員被引到房子左前方的小坪上。借着手

电筒的微光，人們看見章德客的父親雙手反縛，躺在被雪掩盖着的乱草堆中，頭顱滾在尸身旁边。章德客的舅舅手脚朝天，渾身被扎得稀烂。章德客的弟弟还只有十二岁，小小的頭顱被击碎了。

人們返回西套間，詳細觀察这个杀人場。炕上躺着章德客两个姐姐，一个嫂嫂。她們下部赤裸，血肉模糊，乳房上有刺刀戳的痕迹。堂屋內躺着章德客的母親，渾身沒有血迹，可能是被棍棒打死的。根据各种情况判断，一定是美国侵略者强奸这三个可怜的姑娘和少妇，老太太跑来救援，先被美国侵略者打死了。尔后，美国侵略者又刺死了三个被侮辱者。

这真是家破人亡啊！志願軍的这些战士们本来是久經斗争鍛煉的铁汉子，但是，現在看着这些血淋淋的尸身，看着这个蒼白面孔血紅眼睛的孤兒，許多人却不知不觉地擦起眼睛来了。誰无父母？誰无妻子？面对着这种慘不忍睹的情景，誰能不咬牙切齿呢？老根据地出生的人想起了日寇的大“扫蕩”；新解放区出生的人想起了蒋介石杀死人逼死人的搶粮抓丁的情景。美国侵略者和日本强盜、蒋介石比起来，真是有过之无

不及。

指導員高聲對戰士們說：“同志們！什麼是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就是給這個孩子報仇！就是給受苦受難的朝鮮人民報仇！就是堅決消滅美國侵略強盜，不讓彭湖裡的事情再繼續發生！”

指導員的話還沒有落音，各種粗獷的咒罵一下子涌出來了：“我日他祖宗！”……七班長尖着嗓子用四川腔叫道：“啥子是美帝國主義，今天我親眼看到了。”

經過指導員提議，大家出動，幫孩子埋尸。孩子指出了屬於他家的一塊坟地。這時天氣寒冷，枯草發出刺耳的嘶聲，松林也發出憤怒的吼聲，孩子嚶嚶啜泣着，人們默默無言，艱難地挖掘那夾着石塊的冰凍的沙土。按照我們中國的習慣，死人應該盡量埋得深些，表示生者對他們的敬重，但在這時間匆促的戰爭中，人們只能聊盡心意了。當着戰士們逐漸離開坟場的時候，孩子還在新坟上一鏟一鏟地加添大塊的干土。指導員忍痛地把孩子拉到房子里來。

人們都無心吃飯。炊事班長報告的消息，更使大家火上添油。他說：開水燒不成了；他在这家的飯鍋里發現一攤大糞，顯然是美國強盜干的

事。他說：過去日寇“掃蕩”解放區，常常這麼干，炊事班長們最惱火這一點……。這時候，只有孩子一人例外，他貪婪地吞食着戰士們拿出來的又硬又脆的壓縮餅乾，他已經一天多沒有吃飯了。

兩小時後，隊伍出發。孩子拉住指導員，用生硬的中國話一再地說：“我——你們，打去！”顯然，這是一件難事。孩子執意參軍，于情于理都難劝阻。但是，步兵炮連屬於特種兵，這麼一個軟弱無力的朝鮮孩子，怎麼能在戰場上參加特種兵呢？指導員沉吟一下，對孩子說：“我們立刻就要打仗了，你在家裏等着，我們捉幾個美國強盜讓你看看吧。”孩子似乎完全領悟了指導員的話，緊皺的眉毛緩緩舒開，血紅的眼角上露出一抹笑容，他立刻在指導員的本子上寫道：“你們不帶我，我到人民軍找哥哥，就去。”

原來章德客是個軍屬，哥哥是朝鮮人民軍的戰士。這種新的發現，更增加了戰士們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憎恨；對於這個孩子的情誼。已歸沉寂的隊伍又沸騰起來。有人說：“難上美國侵略者，全打死不要活的！”另外又有人糾正他說：“我們要殺死敵人，也要活的！”現在，隊伍再也

不能停留了，人們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征途。別了，可憐的孩子。

隊伍繼續走了三天。雪越下越大，路越來越難走了。指導員似乎覺得，現在的政治工作特別好作：個別好講怪話的人沉默起來；人們再不認為抬步兵炮、扛火箭炮、反坦克槍是苦活兒了。新的決心書一個接一個地送到指導員手里。有七個戰士寫了血書：“為朝鮮孩子報仇！”

四日夜里，步兵炮連在下碣隅里（長津湖以南）西南參加了戰鬥。牲口和背包完全放在火綫的後方，戰士們扛着全部武器插入敵後。炮位設在敵人陣地附近的一個小山上，幾門炮一齊指向敵人的迫擊炮陣地。天空一片漆黑，雪片落在臉上，戰士們忘記了寒冷和疲勞，睜圓眼睛向敵人凝視，胸中燃燒着澆不熄、撲不灭的復仇烈火。突然，敵人的炮兵陣地上閃出幾朵血紅的火光，他們正向着我們的步兵——親愛的戰友們開火。這時，幾門步兵炮同時轟鳴，山谷中蕩漾着恍若春雷的迴響。十五分鐘以後，敵炮完全緘默；接着，漫天蓋地響起了我們的冲锋號的聲音。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歼灭性的打击

华 山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正是二十三万敌人全力北犯的第十八天，美、李匪军又遭到一次歼灭性的打击，一万二千九百人只一晝夜便在横城地区复沒了。

这一打击是在敌人中部战线的进攻主阵地上进行的。当时汉江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以英雄式的抗击战，把敌人主力箝制在西线地区。越过横城以北的敌人的战线，已经成为暴露的侧翼，可是敌人仍旧疯狂地沿着原州——春川公路猛犯着。到了十一日中午，其前沿部队已经越过横城以北五十里的公路交叉点。远射程炮队已经在侧后二十余里的交叉公路上向北轰击。李承晚匪军第八师全部及美侵略军第二师的一部已经在这三条公路间的聖智峰展开了。

聖智峰的丛山峻岭縱橫二三十里，两座主峰高达八百米和七七三米。敌人依托主峰天險，背靠交叉公路，自以为象滿張着虎口的一把老虎鉗——进可以泻出成千發的炮彈，用所謂“毀灭的轟击”給进攻矛头“肃清道路”；退則前沿山头陣地如同虎口的門牙，可以在同样的炮火支援下掩护主力从容撤回公路逃跑。

这就是美国侵略軍所拚命吹噓的“力爭战术上的主动”。侵略野心使它如此貪婪，以致它硬把过去三次战役注定的失敗看成“战术上的錯誤”。可是，正义的惩罚終不是借助于任何“战术”所能逃脫的。正如志願軍某部战士们經常所說的：“你叫杜魯門，我叫‘比你强’！”当他們突然在敌人面前出現的时候，他們不仅有本事一举敲断敌人的进攻門牙，而且有本事从虎口硬插进去，把敌人的退路一刀切断。

强登六座魚脊高峰

又要迎头痛击，又要断敌后路；三个半鐘头打透了縱深二十余里的山岳陣地，不等敌人清醒就攻占其侧后的指揮中心广田台——这样横扫一

切的英雄進軍，不說打仗，光走路也是侵略軍的將軍們所無法理解的。

拿高達七百多米的鶴洞南山為例，這是敵人的前沿進攻陣地之一，六座山峰好象六個饅頭，山坡都象魚脊梁骨那樣陡，用戰士的話說：

“人站着，嘴就啃到地皮了。”山路這樣窄，並排站兩個人就沒處落腳，攻擊部隊只能一個跟着一個沖。山坡這樣陡，朝山頭打槍就能傷着前面的自己人。整個突擊連只有頭里幾個人可以發揮火力。可是，初春的積雪這樣滑，兩手攀住樹枝岩石，雙腳還要往下溜，更不用說一面打槍一面沖鋒了。勇士們干脆大背起槍，騰出雙手，哪怕沒有樹枝岩石，也要把手插到雪里往上爬，直到敵人狙擊的子彈老在腳邊濺起雪花碎石的時候，才找個勉強可以落腳的地方，就地踏個雪窩，站穩雙腳，摘下槍來還擊几下，又趕緊大背起槍繼續攀登。而下山的時候，勇士們便連跑帶滾地前進。有的叉開兩腿坐着往下溜，有的騎着木棍往下飛跑，有的抱住武器一溜風滾下百米的雪坡，有人甚至把松樹連根撞倒了也顧不得停下腳來。

當時正是午後五點鐘，總攻擊的排炮開始向